

◎國文中漢字參用之問題

南風

國語一問題。爲我國今日吸新保粹。續往產來之問題。夫人而知之矣。惟我國民中。號爲國民之耳目。能肩斯責者。厥有二派。一爲歐學派。一爲漢學派。歐學派受泰西之文明。造將來之利益。無論爲科學。爲文學。爲博學。爲淺學。爲精髓學。爲皮相學。爲江河沛然之學。抑或爲鸚鵡能言之學。凡所謂國文者。將必受其最速之影響。以產出其最新之音話語言。蓋潮流之洄度使然也。雖然。彼新學派對於國文之前途。有快境焉。有活境焉。而亦有險境焉。彼若能志在高深。不_現梯航。輸名山之良玉。採巨海之明珠。則國文前途。何患乎不豐且富。若不能然。則日久而無人供_現。家佛不靈。國文前途。惟有日就消滅而已。國文之前途若何。新學派豈得辭其責哉。然姑舍是勿論。我國東方一古國也。向來一漢學國也。無論爲漢學諸家。文章言論。洋洋灑灑。含英吐華。卽至雜然散見於民間。不識字者之日用常話。尤歷歷可徵。不啻方言諺語一般。茲概分類而略述之。詞雖杜撰。語雖淺近。間或有鄙俚不馴雅者。然味之覺有天然之能力在。興味無窮。如倫理類。則有一心忠孝。頭上君親。師生之誼。父子之兵。朋友之交。瓜葛之情。君明臣良。父作子述。男婚女嫁。夫唱婦隨。兄弟如手足。貧賤之交不可忘。夫婦和家道成。非緣債不成。夫婦爲子孫作馬牛。今日_現子弟。他日爲父兄。一字爲師。半字爲師。弟子如子。半子猶子。虎父無犬子。有福看兒孫。等話。如勸戒類。則有害人人。害生事事。生禍從口出。病從口入。戲者無益。貪者無益。敬老得壽。有志更成。歲月如梭。波濤易溺。淫者萬惡之首。孝爲百行之先。黃金常黑。世心所食。不過適口。無心還無事。謀深禍亦深。一世訟三世讎。一誤豈容再誤。聖人不自滿足。皇天不負好心。天理常在人心。君子成人之美。一事不信。萬事不信。樂不可極。樂

極生哀、寡欲精神爽、多思氣血衰、天不容姦、理無盡殺、善者善報、惡者惡報、積善逢善、積惡逢惡、厚者厚之、薄者薄之、等話。如克己類則有先責己後責人、靈在我不靈在我、德能勝數、人定勝天、君子固窮、老當益壯、德者本也、財者末也、貧而無詔、富而無驕、有麝自然香、在德不在險、處世不須多言、邪神不敢犯正、吾道不終窮、修身以爲本、等話。如生計類則有大富由天、小富由勤、良田萬頃、不如薄藝隨身、一藝精一身榮、非商不富、農者天下之大本、財貨流通、一本萬利、自食其力、白手成家、坐食山崩、老來財盡、謀衣謀食、足食足衣、積少成多、積小成大、積穀防饑、積衣防寒、聖人無棄物、圖大利不計小費、等話。如行動類則有爭名於朝、爭利於市、到江隨曲、入家隨俗、隨機應變、因事就功、益國利民、任怨任責、舍其所短、取其所長、爲富不仁、爲仁不富、福至心靈、禍來神暗、謀事在人、成事在天、無物不靈、欲速不達、以牛易馬、量力而行、遇變從權、一勞久逸、事不得已、事已到頭、成於果、決敗於猶豫、人無遠慮、必有近憂、既往不咎、成事不說、言事易行、事難萬事起頭難、一人了一世事、早一日則快一日、得人財莫若得人心、人事盡然後歸天數、等話。如術業類則有一事不知、儒者所恥、勤不如專、開卷有益、日漸月積、一字千金、出口成章、得心應手、萬事出於儒、進爲官、達爲師、先知覺後知、先覺覺後覺、讀書不明不如歸耕、等話。如人情世態與世故人事並物理類則有人生適志、造化乘除、君子艱難、紅顏薄分、小人得志、君子防身、人欲無涯、死生有命、彼嗇斯豐、死歸生寄、青天白日、滄海桑田、唇亡齒寒、根深蒂固、心無二用、理無二是、近墨者黑、近燈則明、無古不成、今有形必有壞、非小人不成君子、天不生無祿之人、生有限、死不期、知今日不知來日、一田千萬主、萬罪不如貧、太廉必太貪、至勇者至怯、富貴生禮義、貧賤親戚離、君子怨三年、小人怨眼前、五女不貧、三男不富、

一事推萬事、埋骨不埋名、愚癡享太平、人靈於萬物、老烏百歲不如鳳凰、初生猛虎不如羣狐、前門拒虎、後戶進狼、舌柔能存齒、剛則折人、貪食之極、鳥貪食之則作亡、畫蛇添足、拔草除根、教獠升木、養虎遺患、同惡相濟、同病相憐、飲水思源、食粟思田、十目所視、十手所指、萬人一心、萬事如意、名利不如閒、人生貴適志等話。如儀禮類則有事死如事生、事亡如事存、死以葬爲榮、嫁娶不論財、禮順人情、禮尚往來、禮不足而敬有餘、禮不責於小人、人而無禮、不死何爲人、而禮不死何俟等話。如交際類則有意合心投、一見如舊、推心置腹、曲盡人情、君子一言、始終如一、理桃報李、一往一來、財上分明是丈夫、千言萬語不過乎寔等話。如觀察人物類則有虎頭蛇尾、口佛心蛇、觀人觀其眸子、相面不如相心等話。如居處類則有一綠二分三風土、三山四海一分田、千里不同風、五方各有性、一近市二近江、家連居田連耕等話。如對敵類則有知彼知己、百戰百勝、堂堂之陣、正正之旗、乘勝遠鬪、不毒不英雄、兵務精不務多等話。如慈善類則有貧富相資、物傷同類、救民渡世、福等河沙、恆產恆心、救病救火、盜賊有良心、施恩不求報等話。如政事類則有上行下效、上睦下和、有功則賞、有罪則誅、身之使臂、臂之使指、上不正下則亂、民與民齊、官法無親、亦私言私在、公言公、智者自斷、愚者官斷、鄉黨小朝廷、官一辰民萬代等話。如責罵類則有畫不成字、言不出口、愚不可破、食不知味、不顧廉恥、只爲身謀、益己害人、見利忘義、恃強凌弱、恃富輕貧、悖義忘恩、殘民害物、巧言令色、暴虎憑河、志大才小、言過其寔、生長富貴、目下無人、務得貪多、矯枉過直、人貧智短、人面獸心、小人閒居爲不善、此老千鬼萬怪等話。諸此等話、不過略述什一於千百耳。他如社會所近取之漢字諸名詞、其散見於民間、蓋不知凡幾。今試取新舊諸名詞、約其數而略較之。則我國話中漢字幾參半焉。凡

以上所述等話。我國向來文學者流所不屑道。蓋文學諸家所講者。洪範之九疇。周易之六十四卦。所吟者。杜陵之詩句。屈子之離騷。至如市井之常談。閭閻之俚語。則概視爲淺近而棄之。若遺。不知社會心理愈淺而愈得其真。社會隱情愈近而愈顯其相。察之此等說話。或得之聖賢格言所遺。或得之人羣心理所發。何者。非數千年之栽培醞釀得來。使我國民日遷善而不自知。不啻魚相忘於江湖。人相忘於空氣耳。且我國民所話之漢字。已盡轉爲土音。則此等說話。南音也。而非漢音。南料也。而非漢料。當與我越白鷺之詩。桃江之作。並垂不滅。並屬不刊可也。究而論之。歐學派者。四五十年来之學派也。漢學派者。二千餘年来之學派也。歐學問題者。將來之問題也。漢學問題者。既往之問題也。國文之所以爲國文。求之將來。猶懸在望。求之既往。蓋已足徵。今因越南字典一初胚。樸無論爲東西材料。皆深有望於國民。故論及之。以問之同社諸君子。

心與身〔續三〕

錄學藝雜誌

一九一〇年威白爾氏。就種種精神作用。例恐怖。快不快。讀書等時。血液配分之研究。知精神作用之際。不獨腦之血液供給佳良。內臟之血管亦擴張。其領域內之血行亦佳。四肢等一般周圍部之容積。則減少。而血液供給不良云。他如謬拉爾等氏。皆得同樣之成績。氏等皆以爲司腦之血行之血管運動神經。與各種線之血管運動神經同。乃屬於特別之神經系統。與體之他部之血管運動神經。毫無關係也。卽有亦獨立性者也。而其中樞。則推定其在於延髓之上部。亦有推定其在視神經床者。

故一般當精神作用之際。腦與內臟之血管擴張。收受多量之血液。四肢及軀幹之血管縮小。減少血量。而此等關係。又由感情之如何。種種不同。例快感時。皮膚及肌肉之血管擴張。於腦雖增其血量。於內臟則血管縮小。反減少其血量。也不快時。適相反。皮膚肌肉等表面血量減少。而內臟則增加。所以各學者研究之成績。關於因種種影響而起之身體各部血管大小之變化。各有不同。觀如溫水浴及冷水浴。其作用為正相反。而冷水浴則與精神作用全有同一之關係。尤可注意者。即冷水浴可使精神作用亢進。而溫水浴則使精神鎮靜也。但冷浴而後。即現反動。皮膚肌肉等血管一時擴張而快感起矣。又快感與睡眠保同一之關係。除臟器外。各部分之血管皆擴張。而不快時適相反。是故快感減低血壓。而不快感則增高血壓。又運動觀念之際。司動作之腦及肌肉。其血管擴張。而內臟之血管收縮。斯亦可注意之現象也。

以上為精神作用與循環系之關係。在自然的狀態所觀察之成績也。多數學者更進而寔驗的刺戟大腦皮質。以觀察循環係起變化否。某氏就犬之腦。刺戟其運動領域。則即起心臟及血管之收縮。或刺戟犬之大腦皮質之顏面神經中樞部。則血管收縮。血壓增高。心臟之運動徐緩。法蘭克氏當刺戟皮質。欲分別觀察血管與心臟之反應。一方切斷迷走神經。除心臟之反應。一方用 Atropine 除血管之反應。然後始行試驗。則刺戟大腦皮質之運動領域。每常起血管之收縮。而關於心臟之作用。則成績隨辰而異。若急劇或強度刺戟。則心臟之運動遲緩。輕度或持續的刺戟。則心臟運動反速。威白爾氏就家兔犬貓等以電氣刺戟大腦皮質。常見其血壓增高。且當血壓亢進之際。富血液之腹部內臟之血管。必收縮。而四肢血管擴張。因之四肢容積增大。腦髓肺臟等亦

增大。而外頭部爲例外。亦血管縮小容積減。又威氏由此刺擊大腦皮質之寔驗。知當刺戟前肢之運動中樞。而喚起前肢之運動。前肢之血管擴張。容積增大。又刺戟後肢之運動中樞。後肢之血管擴張。容積增大。而如斯血液配分之變化。當刺戟該試驗動物。保持生命上最屢行之運動中樞。尤爲顯著云。威白爾氏又欲就動物試驗。其單由運動觀念所起之血液配分之狀態。注射可麻痺運動神經之末梢之某種毒物於試驗動物。則該動物即陷於運動麻痺之狀態。由電氣刺戟。興奮其大腦皮質之運動中樞。寔際肌肉雖不起運動。而血液配分之變化。仍與運動。或喚起運動觀念。所見者同樣。即此際內臟及外頭部之血管亦收縮。而爲貧血。肌肉及腦之血管。則相反而擴張也。即寔驗上由於大腦皮質之人工刺戟所得之成績。與人類行隨意運動。或不運動而單起運動觀念之精神作用時。所觀察之血液配分狀態。全然一致也。

上述伴於種種精神作用之血液配分之變化。果有如何之生理的意義耶。第一。當運動觀念之生起時。無論行運動否。肌肉與腦之血行加盛。而內臟則起貧血。此種血液配分之變化。當起運動觀念之精神作用時。不關寔際行運動否。皆必表現。故可爲血液配分變化之直接原因者。非在於運動。乃在於運動觀念之精神作用。可無疑也。而此血液配分之變化。於生物果有如何利益。請申述之。由血管甚多。血液甚富之內臟。奪取血液。而賦之於腦及肌肉。因之腦之生理作用高。運動觀念之經過自易。又一面在行此精神作用之間。於肌肉十分供給其血行。使筋動作所必需之營養分及酸素。無不足之虞。且筋動作時所生成之老廢物。亦得運去無遺。俾於機能不起障害。是故筋之活動力增高。而陷於疲勞困憊之患少。此點寔大有利益也。

次一般精神作用之際。腦髓之血管擴張。四肢及外腹部之血管縮小。此點驟觀之。似亦與上同理。減少四肢血液。以增多大腦血量。而有利於大腦之官能。然事實上不能如是簡單的說明之也。精神作用。血液配分之變化。若僅由上述法則所左右。則無論如何。於富血管血液之腹部臟器。皆當縮小其血管。而輸其多量血液於腦髓者也。然於事實則反之。蓋此際腹部臟器之血管却反擴張也。故四肢血管雖收縮。而其血量之大部分。多赴於有許多擴大血管之腹部臟器。赴於腦髓者。不過其小部分耳。即上述之法則不能律之也。加之腦髓之血管運動。與體之其他部分之血管運動。恐由各別中樞所支配。則其關係更複雜矣。

就快感不快感之際。檢腦髓血管之狀態。不快感時。腦之血管收縮。腦為貧血。快感之際。反之。腦之血管擴張。有多量之血液。此現象。據雷孟倍爾格等氏說明之如次。凡細胞之生活機能。若健全則可新生補給其成分之同化作用。與可分解消耗其成分之異化作用。不可不保均衡。今大腦皮質因異化作用所失之神經細胞之成分。由於同化作用完全補給。因之勢力之根源充分供給時。即覺快感。反之。異化作用凌駕同化作用。勢力之消耗不能十分恢復時。即覺不快之感焉。徵諸佛爾率氏及其門下之寔驗。凡細胞之興奮性。由酸素之供給之如何。而不同。酸素之供給多。興奮性高。寡則興奮性衰。故異化作用凌駕同化作用而覺不快感時。大腦之血管收縮。因之大腦之神經細胞。少酸素之供給。而減其興奮性。以便異化作用勿進於以上之程度。而保護腦細胞之過度分解消耗也。

然威白爾氏則反對上說。氏謂若以大腦皮質之血管因不快感辰異化作用過激之結果。欲緩和此異化作用。遂起收縮。若是則有種種不能說明之事。若以上說爲是。則當長久繼行精神作用之際。腦髓之血管應始期擴張。終期漸縮小。然事寔反之。屢於始則縮小。終乃擴張。此據上說難於理解者一也。其次若腦之異化作用凌駕同化作用後。始惹起其血管之收縮。則一面因血行減退。而制限酸素之供給。有防遏過度異化作用之利益。但一面則使其必需養分之供給不足。神經細胞陷於營養不利之狀態。則新陳代謝之恢復。更爲困難矣。此難於理解者二也。又如酒精等毒物少量。可使神經細胞之異化作用加盛。隨之。若以上說爲是。則斯辰腦髓之血管。應當收縮。然事寔反之。無論酒精分量之如何。常喚起腦髓血管之擴張也。此難於理解者三也。雖然。今若以腦髓血管之收縮。應不快感之刺激。非如雷孟倍爾格二氏之說。至異化作用凌駕同化作用後始惹起。乃陷於那樣狀態之先。與不快感之刺激來時。同時早起收縮者。如斯。則上述種種困難之事。寔皆得迎刃而解矣。

由威白爾氏之說。可爲不快感原因之刺激。作用於腦髓之血管。即直起收縮。因之腦神經細胞之興奮性衰。而能輕減不快之感覺。其際無暇使異化作用凌駕同化作用。而破腦神經細胞新陳代謝之平衡也。蓋如痛。如患臭等。可起不快感之刺激。皆有害者也。故此等刺激作用之際。而不快感起者。畢竟因知危險接近。而揭一信號耳。此種巧妙之血管反射運動。寔有可免除危害之利益也。由同樣之見解。不獨可以說明不快感辰。腦血管收縮之事。寔又伴不快感而起之四肢及其他外表部血管之收縮。及腹部內臟血管之擴張。亦得充分解釋。蓋皮膚之血管收縮。而血行減退。則皮

膚之知覺神經之興奮性。衰知覺較血行充分時麻。鈍故能輕減起不快感刺戟之作用之有利的血管反射運動。不僅中樞腦髓如是。即末梢皮膚之感覺器官亦能行之也。而腹部內臟血管之擴張。以收容由腦及外部之多量血液於內臟。此種血液配分之移動。亦合上述目的。而有利益也。快感之際。與不快時正相反對。腦及外部之血管擴張。血行盛旺。故神經中樞及知覺神經末梢部之興奮性高。得充分享受快樂之事。而其際因腹部內臟之收縮。乃賦多量血液於腦及皮膚以協助其達此目的也。

又由上述以觀。行精神作用時。集注意於一方之際。及腦髓內臟之血管擴張。外頭部及四肢皮膚等之血管收縮。其理由亦得說明矣。如前所述。多數學者以精神作用。四肢皮膚之血管收縮。腦之血管擴張。乃奪外部血液輸之於腦。以增進腦之生理的機能。於精神作用。大有利益。惟寔際當精神作用。內臟血管亦同辰擴張。外部血液多輸於此。入於腦者。僅小部分是。故精神作用。四肢皮膚筋肉等之血管收縮。其目的非僅爲富腦之血液而已也。據威白爾氏說。因外部血管收縮。皮膚起病血。而知覺神經末梢之興奮性減退。因得輕減外來之刺戟作用。而精神作用得統一集注於一方。乃大有利益也。而內臟血管擴張。使外表部更易病血。亦爲適合之反應。而此時腦血管擴張。血行佳良。對於精神機能自有利益。固可勿論矣。總上所述而觀之。因精神作用而起之血管之伸縮。不可謂非巧妙之反射現象矣。

〔七〕精神作用及於呼吸系之影響

呼吸系受精神作用之影響如何。最初寔驗的研究者。爲慕索氏。氏於計算、讀書等智的作用時。檢

查呼吸之變化。其成績因人而異。頗不一致。次雷孟氏見快感之際。呼吸深。而孟次氏則謂快感時。呼吸徐緩。不快感時。呼吸急速。又有謂不快之際。氣息深而呼吸淺。快感時。反之。據莫逾蠻氏之研究。知伴感情而起之呼吸變化。因種種事件而大異其趣。決不能得同樣之成績。就中被驗者。注意力集中之如何。尤有關係。氏就呼吸時。胸腹兩部之運動。詳細記載。一般不快感時。呼吸深且徐緩。其結果。氣體交換量增加。反之。快感時。淺且急速。呼吸作用減退。又注意力之影響頗著。若集中其注意。則呼吸動就中專腹部之呼吸運動。被抑制。有時或全停止。而其制止作用。當受何種刺激。不知不覺間向之注意。較之隨意由意志注意時。更爲顯著。溫德氏以快與不快。與奮與沈靜。緊張與弛緩。爲感情生活之三原基。於此感情生活之三原基。呼吸運動之變化。舉如次。即快辰。呼吸淺。不快時。深。緊張時。淺。弛緩時。深。興奮時。如常。沈靜時。受抑制。呼吸運動。又能多少影響於精神作用。例如神經痛時。行深吸息。則疼痛即可輕減。蓋深吸息之際。血液離腦及皮膚。多量輸於肺中。故感覺減弱也。又據學者之研究。刺戟大腦之運動領域。呼吸亦大起變化。某氏以極弱感應。電氣刺戟腦之第二前頭迴轉。與前正中迴轉之境。即起呼吸之促進云。

叢談

(故教學休致阮伯學先生遺草)

續第七十九期

▲搜稅

本朝賦稅甚薄。丁田之外。鹽酒無稅。塵市無稅。田分三等。土十二等。公田一畝。全年受稅一等粟一百二十鉢。二等粟八十四鉢。三等粟五十鉢。什物一陌。券庫十五文。苗芽十文。當今約銀四毛而已。

私田一畝全年受稅一等粟一百鉢。二等六十鉢。三等二十鉢。什物一陌。券庫三十文。苗芽二十文。當今約銀三毛。民丁分爲壯、軍、民、雇、窮、逃、六項。壯項丁全年受身稅錢一貫二陌。庸錢一貫一陌。緡錢一陌。調錢六陌。脚米二鉢。此外寔未聞有橫征暴斂之事。惟法外遺奸。冗吏貪官。通同作弊。而民寔不堪其困矣。每屆稅期。省派每縣一員。以行坐督。縣派每總一人。以行催稅。曰坐督。曰催稅。皆罔例行差。以收民社錢送之禮錢耳。開場之日。民社修乞納稅單。向呈本縣之專辦書吏。在省之該吏。提領監臨。主守藩司之經。通八九等所。經承查究。並無前年留欠等事。承布政使官批「收」字。乃得抬將粟子入倉場之下。經由倉兵勘量事清。取派回呈。方爲了事。如上所言。各所上呈下呈。皆有呈錢。倉場兵役皆有賄賂。各隨其稅額之多少。民社之稠耗。統而計之。正供一分。外附之費。須有二分。俗言「二賊一外」。蓋指此也。至於全錢全粟半錢半粟之人情。著點耗粟之加額。又不在此數。其最可怪者。爲糧錢折扣之事。以白米支上司之俸薪。以陳米支軍人之月餉。所謂陳米者。數十年紅朽之舊粟。油腐不堪食用者也。軍人多不願領之。於是倉庫監守諸人。得折若干成。發以虛紙之派單。又有市僧之徒。折價收買此等紙單。俟至稅期。賣與民社。得將派紙就場扣納。一以免抬担之勞。一以免駁折之弊。以朝廷稅課爲個人壟斷之場。甚可哂也。

朝廷例有三年加增民丁一次。謂之選課。選法全無覈寔民數。只憑省官任意加增。民社亦謀圖隱漏。於是以拷打從事。其民社之里長。有胆力能忍受痛苦者。所受加增之丁數少。不能忍受痛苦者。所受加增之丁數必多。每加丁壯一名。全年所負搜役加重一分。每丁七名增兵一名。漏丁之弊。至今未能洗除。寔由五十年前威迫增丁之流其弊也。

●商政

雜談

朝廷重農桑而輕末利。商務從無講究。故商權商利全落於華人之手。即以沿江巡稅一事言之。紅河一帶上自老街下至巴辣海口。商船往來經過保河巡館。巡鄭巡壯巡鶴巡滕巡米巡箏該十二所。皆許華商領徵。百分抽一之關稅。每正所全年徵錢約十萬貫。夫百分抽一之關稅。本無病商。詎知徵人於所供原徵之外。更有芙蓉錢。芙蓉者賄賂之別名也。內自戶部外至地方官。上自督部下至縣丞。無不有芙蓉。每正徵十萬。芙蓉至三十萬。於是任其格外加收。雖虐取橫征。而內外互爲回護。商民寔無所控訴矣。

領徵人得於所徵之處。設立衙門。有管理。有率官。有衙。有辦。有巡江。巡丁諸名號。商船未經呈勘。不得經過。巡所所納正稅之額。於巡衙差役各有人情。俗有語云。一縷巡司。姪宮妃皇后。則巡司之氣。燄可想見矣。凡華人僑居我國。而富甲王侯者。皆徵領巡稅之人也。夫商政國課也。商人國民也。以國課爲外人之利權。以國民爲外人之魚肉。謂之爲政。其可得乎。

▲夫役

急公行役。亦國民之義務也。無如使民也。既無定辰。亦無定制。所以民避之如水火。臨辰撥取亦良難矣。築城築堤。開江破路。盡責之於民。無論矣。至於官衙雜役。如抬水採薪。亦由民丁輪次應候。一有官吏銓轉。所抬載圖物。責據民村里役。撥取民夫。應直地頭。夫民之行役也。既無日糧。加以嚴督。偶有疎失。鞭朴隨之。是故鄉人之稍有勢力者。必謀望饒望社。以免雜役。在民饒社之數既多。則貧民之力役愈重。有一縣官經過某社。里役遵飭。多撥民夫接應。見其民夫多是老翁老婆及童幼。縣

官責曰。此項民夫何堪供役。里長以寔對曰。民之壯者因貧迫皆散之四方覓食。留此老幼以替乃子乃父充役耳。官曰。此鄉中無復有少壯者乎。曰有之。然彼皆饒社。鄉例免其雜役。撥夫之通例。如有刊築官路一條自某處至某處。省飭所在縣官撥取民夫一百名。具有箕繩鋤鋪於某日就某處應役。縣官即增飭縣轄內十總。每總民夫二十名。該有二百名。總有五社。正副總再增撥每社民夫十名。該有五百名。每社之里役勢必加增。撥取社內十五名。該有七百五十名。逐次加增。蓋以防其駁汰也。社人之不願應役者皆可以財求脫。及到應役之處。正副里賂正副總。正副總賂縣官。縣官又賂省派。而供役惟有原額一百名而已。其餘六百五十名。準作公差之費矣。(未完)

●文苑

▲灣坡詩草

廣平 羅河 陳文統 巨原 著

○登橫山

辛卯九月奉派河南 場初考途經辰作

憑高肆望迴青蒼。接海連山不限長。萬代容身傳古識。兩河分界劃中央。關城樹壓東西麓。寺雲藏晝夜香。風物每隨塵事異。初遊訪古一傾觴。

○跳石峒

俗名礮岡在廣平布澤縣轄

碧海翻成路。蒼崖別有天。石邀人小過。潮與足



相連。屋室盤空處。漁帆遶半邊。輪蹄如可至。勝蹟永應傳。

○讀芳澤尙書何公權洋夢集

公興安人。登明命壬午科

進士。初調于官。以干事往洋程効。是集所由作也。後官至尙書。

清辰何事到殊方。暫屈天心暗主張。歷幾波濤生夢幻。猶能筆墨未荒涼。亞州運會當新闢。海國烽烟亦故常。履險聲名還藉甚。蒹葭人在水中央。

○夏日早起

乙未年以下

無事書齋起每遲。瞿然獨坐正如癡。少年身已

(文苑) 灣坡詩草

(文苑) 海坡詩草

塵忙積。暫借薰風爲一吹。

○偶成二首

隱侯近事更何如。酬酢光陰一敝廬。年少幾容文字老。與高多爲性情疎。鳥穿綠樹飛觴看。鴨伏紅蓮染翰書。喜得交遊辰過訪。笑談深處靜歛歛。

流蟬幾個樹邊鳴。亂入書窗鬧客情。懶惰正傷成俗子。奔波更恐累浮生。鄰家織杼停梭語。江浦漁船打網聲。自覺匡居非善策。招賢何處是干旌。

○同邑陳省齋檢討元自述見示卽次韻答

君應慰我近安舒。日向江頭看子漁。秋酒預栽三徑菊。夜燈閒繹五車書。不孤風月頻邀客。獨愛湖山小結廬。襟抱尋常開未得。一腔塊壘若爲除。

○灑江晚眺

避亂居美和辰也

長江眺望近黃昏。風細鯨鯢靜吐吞。山拱岸樹留殘濕。水離村王師何日呼朝渡。客而今到海門。欲向滄茫詢世局。東流脉脉竟無言。

○晚夏

赤帝功成擬欲休。炎明尙爲閏餘留。十分暑色老三伏。乍至涼颺報早秋。朱李輕輕寒水落。綠荷裊裊晚香收。元龍別有高樓在。暫作殊鄉汗漫遊。

○寄懷堂叔吏部司務銘恭翁

王粲樓頭懶掇簪。秦城相別正沾襟。江山回首看猶昨。歌嘯當年思倍深。王國棟梁懷偉器。故園風雨託愁吟。芝蘭藉得庭堦地。長引家聲亦此心。

○秋日園居

數頃田園闢草萊。餘閒吟紙積成堆。霜瓶灌菊朝涼靜。獸炭烹茶午夢回。習話呼兒陪鯉對。觀詩勸弟讀蘭陔。浩歌坐看窗前月。庾信無關作賦懷。

○九日

天意催年急。重陽轉瞬過。萬方深肅殺。三閩伏兵戈。憶酒無人送。尋芳苦雨多。登高懷故事。江畔獨披蓑。

○除夕對水仙

蕭山歲暮到炎方。水裏爲家異衆芳。好及明朝開一朵。春風案畔馥吟腸。

○過海雲關

邵窩 阮仲樂

隘關何險峻。水會併山交。萬樹遮雲幕。羣峯浴海濤。煙嵐開畫本。雄壯擁神臯。遊歷逢佳勝。騷吟興轉豪。

(文苑) 今詩摘錄

○題五行山

五行峙立秀顏開。奇絕天工造設來。沱汎東趨涵倒影。闍城西望隔紅埃。滄茫碧海環仙洞。繚繞祥雲擁御臺。遊客都忘塵界累。南天別是小蓬萊。

○香江夜泛

御橋橋伴酒微醺。小泛徵歌帶醉聞。絕調幾人聽白雪。嬌音一曲遏行雲。風吹畫舫搖紅袖。燈罩春波上翠裙。半枕幾迷巫峽夢。歸來月色已平分。

○題多樂城三首

楊山 尊室澆

其一 一層一上碧雲巔。回首春京旅夢纏。林壑烟光餘獠地。樓臺風氣半歐天。居無熱海官并冷。到有名山俗亦仙。此地好憑人點綴。名勝入圖編。

見聞錄

其二 四面青山一道廬。蓬萊勝似謫仙居。樹風
 亭月清泉傍。畦菜園花嫩雨餘。白石湖邊魚弄
 艇。蒼松林下鹿馴車。寒崖漸覺春添煖。一片冰
 心畫不如。

其三 壺中別占小乾坤。半是清幽半是繁。星斗
 蒼茫纏帝闕。石泉瀟灑伴臣門。風流裘馬雙
 歐觀。錦繡輿圖一漢村。紅芍紫薇留一
 移植上林園。一作指日巡方翹法駕
 九天珠露滿身溫

▲見聞錄 [續第七十九期]

●義虎

義園阮文桃抄錄

東潮縣穩婆陳媪。一夜聞叩門聲。開視無所見。方四顧。虎突來。負媪而去。媪初驚悸。後稍醒。覺虎以一足抱媪於懷。其行如飛。遇藜莽荆棘。必以一手披路徐徐而行。至深山叢中放下。視之又一雌虎。搔地而滾。媪以爲將食已也。慄不敢動。久之雌虎以手引媪視雌虎。而涕。媪細視雌虎腹中有物蠕動。知其臨產。適有催生藥繫衣帶。乃以溪水和飲之。覺雌虎痛少止。又爲之按摩腰腹。頃而虎產。雄虎色作喜。戲弄其子。雌則委頓伏臥。若不勝倦者。雄於樹旁以手跑地。且跪。且目媪。俄出白金一錠。媪知其贈已也。取而束之腰。雄徐起去。且行且顧媪。媪尾之。出林數畝。天將旦矣。媪舉手曰。山君請歸。虎乃止。猶向媪。俛首搖尾。若將送者。媪行稍遠。始大吼而去。媪至家。出金秤之。得十餘兩。是歲饑。媪賴以活。

諒江樵某於山麓斫柴。遠望山前凹內。樹木震動不止。提斧往視。探首而望。一白額虎。其大如牛。俯首抓地。跳擲上下。時以手探其喉。開口如箕。涎血瀦溢。熟視則虎口內有骨橫喉間。虎掌大爪愈探

愈深樵被酒胆大。乃於樹上呼曰。若喉痛耶。無噬我。我為汝出骨。即見虎伏地開口。向樵若求救者。樵徐下以手探虎喉。出牛骨如臂。虎視骨舐吻。行且目樵。從容而去。樵呼曰。我家在某村。得野味好。相記也。樵歸數日。夜半聞門有聲甚厲。明早開視。死鹿在焉。後數年。樵死。臨喪。一虎突來墓所。送者盡走。遙望虎以頭觸棺。咆哮大吼。繞數圍而走。是後每樵忌日。虎輒前致鹿豕於門外者。〔未完〕

天南故事瓊林〔續六〕

順化明鄉菊畦林茂

少英氏撰

節婦 烈女 為人臣者能死忠。為人妻豈不能守節。正編列傳。隆成公主嫁于黎福璵。璵為賊所擒。罵而死。公主辰年尚少。誓不改嫁。有曰。璵為人臣。猶能死於節義。我為人妻豈不能守節乎。

故有不忍負恩而苟活。閩胡史。胡亡。吳免赴水死。其妻阮氏。亦赴水死。有自安早寡以終身。黎史。梁天錫妻黎氏。輦有姿色。早寡無子。奉夫家祭祀。終其身。有

居夫家育子女以完名節。正編列傳。阮氏語廣平人。移居承天之綽裕社。十五歲嫁于鄧德超。生一子一女。西山之亂。德超棄家入。嘉定。從世祖。氏方二十一歲。居家養有子女。偽官爭欲娶之。氏誓不改。明命八年。敕賜彤管芳徽。四字。刻之扁額。

又建坊旌表之。有盧夫墓作僧尼以避強凌。正編列傳。阮氏清化人。十八歲嫁于進士范攸。西山之亂。氏從夫避居靈山。賊聞。剪髮服僧尼衣。攸名召之。不屈。飲毒而卒。氏辰方三十歲。未有子。盧夫墓以居。偽目欲強娶之。氏

佯狂乃得免。拜別祠中真氏之守志。黎史。胡不續死後。其妻真氏守志不變。逆賊阮有求掠其鄉。強致之。登舟江上。潘氏

之潔身。黎史。吳福桓禦西山兵。陣沒于翠霧江。家人發喪哀號。獨其妾潘氏舜言笑自若。日檢妝製新衣。人有告之者。氏不辨。將白日。延

死事亦何悲。弱質雄心未易窺。江上從容親哭奠。潔身已定濯漣漪。迷離荆布多年。糊杯殉國。黎史。出帝妃阮氏金。琵琶人。從亡弗及。潛隱民間十五年。後出帝喪

何以生為。仰藥從殉。詠史云。霸約匆忙痛莫追。釵釧荆布久迷離。朝朝絕粒朝歸櫬。一盞砒霜更與隨。慷慨袖刀一夜。酒席殲仇。黎史。莫臣潘彥殺裴文奎。奎妻阮氏年委美。彥欲

彥軍。彥酒與方濃。侍女出袖刀斬之。鹿野兵殘公主不偷生於賊寨。正編列傳。公主玉璫從孝康皇后入嘉定。守江陵。又敗。與

以頭祭其夫。囑二子詣安場歸順。夫相失。主潛匿巴卓村。賊阮文金探知。引兵來。劫主回寨。賊名集劫主。往柴棍。船至三陀。主罵賊。沈江自盡。辰年十九歲。後封明義公主。占城國破蠻妃能全節於御舟。見上夫。婦門註。有甘避地。

天南故事瓊林

七四

五

天南故事遺林

七五

以養姑。正編列傳。蔡氏爲東城人。甫懷胎而夫死。未幾夫之父亦繼沒。其姑已老。家計貧寒。氏養之。及氏產得。有願出家而事佛。正編列傳。隆成公主嫁于黎福璉。璉罵賊而病死。公主誓不改嫁。有曰。何長克復舊京。則我出家事佛而已。嘉隆年間。建寧一。請剃髮修行。而帝不許。明命四年。公主劇。上幸其第。公主泣曰。臣向來只願剃髮事佛。望陛下完臣此願。臣死後請勿留。遂表南尋行在氏好投江。正編列傳。元氏好。潘文漢之妻。平定園困。與其夫俱任城。武性分氏密。奉命北諭紳豪。氏欣伏刃。施耐行在拜謁。奉命北歸諭豪目。途中見獲。不受辱。伏刃而死。與夫丁儒完之妾。黎史。丁儒完使清。道卒。其妾潘氏聞之。自縊以殉。范謀之妻。哀思不食死。陳英尊命慰之以金帛。皆宜旌之以碑鐫。正編列傳。金弔節事聞。命立碑于其鄉。或表之以匾額。見上。

英雌 我南女子多有誰奇。越史綱鑑。聖批云云。豈獨阮氏之盛服袖刀。見前烈女。又聞陳氏之男裝督戰。國朝前編。張茶攻義山。茶與賊戰。義山射死。其妻陳氏憤激。男裝督戰。射殺賊山。乃還師。太祖封陳氏爲郡夫人。氏富樂人。趙嫗金褐象頭獨抗吳兵。史記。九真山中女子曰趙嫗。乳長三尺。施於背後。結黨剽掠。據象頭。與吳兵交戰。又嘗著金褐齒屐。後爲吳將陸胤所敗。死而爲神。

徵女釵裙。嶺表幾成王業。史記。徵側。冷人。其夫詩索爲太守。蘇定所殺。側與妹武舉兵攻陷州治。略定嶺南六十五城。自立爲王。王以釵裙之流。雄心義舉。雖勢弱。亦足以與起。

鄭太妃定計而清內難。黎史。鄭杠淫逸無度。宦者黃公輔與其黨弄權。鄭杠開府攝政。人情久屬。鄭妃武氏。令培從。穆自立爲明都王。尊杠爲太上王。後穆南征。軍舍城。阮選乘虛逼善提津。武太妃遣鄭輝等按守門。又遣范經緯等出城外居民。布列河津。爲疑兵。令鄧廷謫渡河率兵擊之。聖批。武氏亦女中之傑。故能屢定大計。

陳公主同謀以復神京。陳史。天寧公主與藝尊及陳元且等同謀起兵。陳藝尊有句云。恢復神京指日還。請得援兵來。黎太后早料國家之將壞。黎史。皇太后阮氏如清乞師。清帝誅楊日禮。陳藝尊有句云。恢復神京指日還。請得援兵來。黎太后早料國家之將壞。命孫士毅率兵來援。愍帝復入京。

帝惟倚清人爲重。凡舊臣豪傑。皆不錄用。性又褊刻。人情疑懼。太后自清還。至昇龍。聞帝所爲乖戾。大恚曰。我涉艱苦。請得援兵來。國家能幾經恩讎。破壞無日矣。號泣不肯入宮。從臣阮輝宿勸解之。乃止。不欲帝親立。陳皇后早知其子之將危。陳史。嘉慈黎皇后尊后也。尊南征不返。皇后削髮爲尼。上皇以帝親嗣。后辭之。不免。乃泣謂所親曰。吾兒福薄。難堪至重。以是取禍耳。先君棄世。未亡人惟欲死。不欲見世事。况見其子之將危乎。后崩而親見廢。人服其先識。

阮紫雲有諫征占之行。野史。陳睿宗宮人阮紫雲工詩文。精歌律。寵冠後庭。睿宗親征占城。紫雲諫之不聽。乃從焉。至于奇華。紫雲三生有幸。舍生取義。一死何辭。言訖。望水一跳而逝。遂靜。舟得前進。地輿志。睿宗征占。船至安堵。每壞。夢蛟神請賜。女。因而風波大作。其妃請行。以救三軍。帝以金盤置妃於海上。風波頓息。今海口有制勝夫人祠。陳玉騰亦奏遷。

陳玉騰亦奏遷。陳史。皇太后阮氏如清乞師。清帝誅楊日禮。陳藝尊有句云。恢復神京指日還。請得援兵來。黎太后早料國家之將壞。命孫士毅率兵來援。愍帝復入京。

陳公主同謀以復神京。陳史。天寧公主與藝尊及陳元且等同謀起兵。陳藝尊有句云。恢復神京指日還。請得援兵來。黎太后早料國家之將壞。命孫士毅率兵來援。愍帝復入京。

帝惟倚清人爲重。凡舊臣豪傑。皆不錄用。性又褊刻。人情疑懼。太后自清還。至昇龍。聞帝所爲乖戾。大恚曰。我涉艱苦。請得援兵來。國家能幾經恩讎。破壞無日矣。號泣不肯入宮。從臣阮輝宿勸解之。乃止。不欲帝親立。陳皇后早知其子之將危。陳史。嘉慈黎皇后尊后也。尊南征不返。皇后削髮爲尼。上皇以帝親嗣。后辭之。不免。乃泣謂所親曰。吾兒福薄。難堪至重。以是取禍耳。先君棄世。未亡人惟欲死。不欲見世事。况見其子之將危乎。后崩而親見廢。人服其先識。

阮紫雲有諫征占之行。野史。陳睿宗宮人阮紫雲工詩文。精歌律。寵冠後庭。睿宗親征占城。紫雲諫之不聽。乃從焉。至于奇華。紫雲三生有幸。舍生取義。一死何辭。言訖。望水一跳而逝。遂靜。舟得前進。地輿志。睿宗征占。船至安堵。每壞。夢蛟神請賜。女。因而風波大作。其妃請行。以救三軍。帝以金盤置妃於海上。風波頓息。今海口有制勝夫人祠。陳玉騰亦奏遷。

陳玉騰亦奏遷。陳史。皇太后阮氏如清乞師。清帝誅楊日禮。陳藝尊有句云。恢復神京指日還。請得援兵來。黎太后早料國家之將壞。命孫士毅率兵來援。愍帝復入京。

帝惟倚清人爲重。凡舊臣豪傑。皆不錄用。性又褊刻。人情疑懼。太后自清還。至昇龍。聞帝所爲乖戾。大恚曰。我涉艱苦。請得援兵來。國家能幾經恩讎。破壞無日矣。號泣不肯入宮。從臣阮輝宿勸解之。乃止。不欲帝親立。陳皇后早知其子之將危。陳史。嘉慈黎皇后尊后也。尊南征不返。皇后削髮爲尼。上皇以帝親嗣。后辭之。不免。乃泣謂所親曰。吾兒福薄。難堪至重。以是取禍耳。先君棄世。未亡人惟欲死。不欲見世事。况見其子之將危乎。后崩而親見廢。人服其先識。

阮紫雲有諫征占之行。野史。陳睿宗宮人阮紫雲工詩文。精歌律。寵冠後庭。睿宗親征占城。紫雲諫之不聽。乃從焉。至于奇華。紫雲三生有幸。舍生取義。一死何辭。言訖。望水一跳而逝。遂靜。舟得前進。地輿志。睿宗征占。船至安堵。每壞。夢蛟神請賜。女。因而風波大作。其妃請行。以救三軍。帝以金盤置妃於海上。風波頓息。今海口有制勝夫人祠。陳玉騰亦奏遷。

都之事。

陳史。胡季犛創葆清宮于大吏山之西南。順宗幸安生謁陵。季犛通帝徒都清化。駕至大吏江。宮人陳玉肌陳玉臉密言于帝。以為遷都必有篡奪之事。季犛聞而殺之。帝居葆清宮。未幾。季犛迫帝禪位于皇太子。季犛自稱大王攝政。

裴氏春

頗稱惡戰。

正編。西山阮文耀妻裴氏。春常與耀分兵臨陣。頗稱惡戰。後就獲。檻送昇龍城。及二幼子。裴氏性甚剛烈。世祖御東門樓。令倒曳其二子。立斃于門牆。問其感否。氏曰。有犯無屈。乃令縛之。以蠟布纏身。作燭燃之。爆裂而死。

朱妹娘豈不能兵。

正編列傳。朱文接妹氏。豆能兵。號朱妹娘。嫁于黎文勻。

當象昔聞其忠。

陳史。陳欽慈保聖太后國峻之女也。上皇嘗觀鬪象於龍墀。象忽脫突入。將登殿。左右皆散。惟太后在焉。又一日。上皇令軍士搏虎。御樓觀之。虎忽悅。圍攀樓。樓上人皆走。太后以席遮。上皇亦自覆。虎登樓。便倉皇跳下。無撻擊之患。

至於陶鄧歌兒。

野史。陶鄧村有陶娘。頗有姿色。唱歌為藝。

明人設屯於其地。悅之。娘能承順。夜廉明人入囊。投于江。明兵損者不可勝計。乃移屯他處。一方賴以蘇息。沒後。民立祠祀之。

青廉茶婦。

野史。青廉人茶館婦。明人客于其家。畏政。夜入囊。眠。使婦括囊口。婦乘睡。熟潛投于江。事覺。遇害。黎朝封為貞烈夫人。

獻絲濟急。前編。太祖如東都討賊。及南還。鄭兵追急。過神符海口。揮軍急棹。掉索皆絕。有竈婦范氏。工安謔。人獻生絲一篋。以為索。舟乃適行。捐粟寔邊。阮氏容捐粟於河仙。以討賊。皆可謂婦人之愛也。

才女。紫雲精音律。寵冠後庭。

紫雲姓阮。為陳睿宗宮妃。工詩文。精歌律。寵冠後庭。其事跡已見前英雌門註。

氏點能文章。才驚北使。

野史。阮氏點。聰慧能文章。辰有北使來。

播徽音。

皇越詩選註。梅溪阮夏。蕙符叔宏之妻。洪德辰。賜號符家女學士。鴻錦貞士詠詩云。瓊瑛丰姿錦繡心。帝巡幸。見詩。愛之。召使教授宮中。凡有擬作。屬制立就。賜以女衣一襲。呼為符家女學士。

讀戰古堂詩。范氏吟癡多勁句。

前編列傳。范有敬之女。盡瑛。小字珪。幼敏慧。能詩。自號吟癡。所著有戰古堂集。多勁句。詠屈原云。孤憤氣。成天可問。獨醒人去國。幾空士。人阮養灑。館於其家。以詩詞相贈答。遂嫁之。

幼慧。

前編列傳。范有敬少歲。纔登十六充廷試。二十有四。入諫官。二十有六。燕京使。

少歲岐嶷。

前編列傳。范有敬少歲。岐嶷。博學通經。

妙齡雋爽。

黎史。武公道。少以雋爽稱。

廊廟之器。

陳史。忠彥號介軒。有自負。許云。介軒先生。廊廟器。妙齡已有吞牛志。年方二十。太學生。

舞勺而研精墳典。

前編列傳。阮登壇幼穎。慧讀書。過目成誦。年舞勺。研精墳典。不困科舉俗套。

八歲啓蒙。即貫詩律。

范廷重。八歲應。野史。宋珍八歲。應舉狀元。鴻錦貞士。詠云。八歲魁元朝俊士。十年使事國忠臣。有能作賦而壓諸生。入歲。父試令同課。英俊做完題。有一聯甚佳。諸生驚異。

八歲應。

野史。黎英俊少穎悟。其父授徒。出賦題課諸生。辰英俊方

天南故事瓊林

有能奇對而驚父執。野史。貴惇七歲辰。號神童。父執以四目出對。公對以三川。父執細認之曰。此子文章可以縱橫一世。又有阮光宅傑特人。七歲。方讀大禹紀。有父執至家。出對云。七歲神童子。公對云。八代黃帝孫。父執稱賞。

黎光賁五歲已好學。野史。光賁五歲。好學。人稱神童。梁世榮四歲能誦詩。野史。梁世榮四歲。其父誦古詩。一教輒記。雪江週歲能讀。

正義。乘謙傳。公生而週歲能言。四歲能讀經傳正義。及長以文名。介軒十二太學十六便對大庭。阮忠彥有自負詩云。介軒先生廊廟器。妙齡已有吞牛志。云云見上許。

賦詩百篇胡氏騰名於京國。胡尊鑾年少登科。嘗席上賦詩。百篇衆皆環視。自此名震京師。試射二中張君角藝於湖西。陳史。張村幼穉辰。遊湖見將軍習射。曰。此藝爲之何難。試爲之三發。三中。將軍欲養爲子。不從。有設爲陣伍正奇自號大將。前編列傳。阮有齡年數歲與羣兒嬉戲布陣伍。設正奇。後爲大將功臣。有欲垂功名

竹帛自嘆非夫。正題列傳。文悅年十四五。嘗私自嘆曰。生於亂世。不能建大將旗鼓。垂功名竹帛。非夫也。狀元神童播英年之聲譽。陳名寧之子陳光宅少辰人呼黎史。覃文禮少稱神童。野史。丁辰中清化人。亦號神童。國史。貴惇少有神童名。抑齋有句云。少年聲譽播儒林。書箱史派推穎慧之才能。前編列傳。陳福成十八歲。未知學。武春濃見背誦不遺一字。人號書箱。鄧德述。幼穎慧。能詩文。尤長於史。學者稱爲鄧家史派。丁辰中可謂王勃後身。丁辰中人稱爲王勃後身。與黎貴傑會試。換卷行文。事覺。被貴傑回鄉。增延河之戶口。范郡公豈果五湖托化。野史。范廷重弱歲穎異。常口占云。丞相遮。田極遮。融湖點廟沒命些。後鎮又安。有北客百餘人。向前羅拜。曰。公貌似五湖神像。望之儼然一異人也。公始知其爲五湖神後身。蓋

先哲生而穎異。前編列傳。陶維慈生而穎異。博通經史。善屬文。尤精於象緯術數之學。故童齡已有高名。阮直少敏悟。十二歲善屬文。史詠云。童齡已有文名。梁有慶十

歲能屬文。見野史。阮居貞十一歲工詩詠。前編列傳。阮居貞穎悟絕羣。十一歲善屬文。工吟詠。巧略見於戲象。野史。鄭鐵長少與羣兒戲作土象以蝴蝶爲耳。水蛭爲鼻。志直在於吞

牛。見上阮忠彥。阮賢十三歲中狀元。黎文麻。名。家貧。嘗作責貧鬼文。讀書不囿科舉套。見上登壇註黎文麻與阮賢同榜。魁元均屬

少年。陳史。阮賢十三歲中狀元。黎文麻。名。家貧。嘗作責貧鬼文。居貞與登盛齊名。昆季如何俊秀。前編列傳。登盛少聰敏強記。博學能文。十四歲中選。居貞穎悟絕羣。與從兄登盛齊名。

羨買曆只看一遍空手而歸。野史。何動聰明強記。幼辰其父令持錢就庸買曆。公就取曆看一遍。更持錢去。買餅啖之。空手而歸。父問曆何在。對曰。已熟了。不必買也。問錢以食餅訖對。父怪之。更使人買曆回。試令背讀。不差一字。二

十五中。野史。武惟斷少極蒙暗。讀書終日不記一行。年十七。欲改別業。夢神人剖心去其濁。慨讀書不記一行開心再學。野史。武惟斷少極蒙暗。讀書終日不記一行。年十七。欲改別業。夢神人剖心去其濁。其父備禮謝。開心再教學。自此日漸開明。學業大進。以文學名。〔未完〕

野史。武惟斷少極蒙暗。讀書終日不記一行。年十七。欲改別業。夢神人剖心去其濁。其父備禮謝。開心再教學。自此日漸開明。學業大進。以文學名。

野史。武惟斷少極蒙暗。讀書終日不記一行。年十七。欲改別業。夢神人剖心去其濁。其父備禮謝。開心再教學。自此日漸開明。學業大進。以文學名。

野史。武惟斷少極蒙暗。讀書終日不記一行。年十七。欲改別業。夢神人剖心去其濁。其父備禮謝。開心再教學。自此日漸開明。學業大進。以文學名。

野史。武惟斷少極蒙暗。讀書終日不記一行。年十七。欲改別業。夢神人剖心去其濁。其父備禮謝。開心再教學。自此日漸開明。學業大進。以文學名。

野史。武惟斷少極蒙暗。讀書終日不記一行。年十七。欲改別業。夢神人剖心去其濁。其父備禮謝。開心再教學。自此日漸開明。學業大進。以文學名。